

祖堂集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禪宗類

22

葛兆光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22

葛兆光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總序

日
生
會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嗜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爲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爲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爲《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義，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啓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舖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辭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瞭然，契入妙諦。

三、精簡義賅：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誤謬。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應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兩大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啟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啟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邃，實難備盡；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編序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擊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經「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歸依，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眾？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教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 and 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衆生！

目錄

●題解

.....

一

●經典

.....

一五

1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和尙

一七

2 第二十二祖弘忍和尙

三一

3 第二十三祖惠能和尙

四三

4 荷澤和尙

六〇

5 靖居和尙

六七

6 懷讓和尙

七二

7 石頭和尙

八一

8 天皇和尙

九一

9 丹霞和尚	九八
10 藥山和尚	一〇七
11 龍潭和尚	一一三
12 雲巖和尚	一二九
13 洞山和尚	一二四
14 雪峰和尚	一四五
15 曹山和尚	一五二
16 落蒲和尚	一五六
17 玄沙和尚	一六六
18 雲門和尚	一七〇
19 馬祖和尚	一八〇
20 大珠和尚	一八八
21 杉山和尚	一九五
22 百丈和尚	二〇〇

● 參 考 書 目	一 九 九
● 附 錄	一 八 七
《祖堂集》所載南宗禪師傳承世系表	一 八 九
● 解 說	一 六 七
● 源 流	一 五 九
29 臨濟和尚	一 四 八
28 仰山和尚	一 四 〇
27 趙州和尚	一 三 七
26 滌山和尚	一 三 三
25 南泉和尚	一 二 五
24 東寺和尚	一 〇 九
23 五洩和尚	一 〇 三



過去，人們對於禪宗史的了解主要憑依著兩類資料，一類是禪家燈錄或語錄，如《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古尊宿語錄》等，一類是佛門史傳，如《高僧傳》、《佛祖統紀》、《釋氏稽古略》等。當然這些資料很有系統也很珍貴，不過，這些書畢竟還不夠。

首先，它們問世較遲，像《宋高僧傳》成書於北宋端拱元年（公元九八八年），而原來最早專門記載南宗禪史的《景德傳燈錄》則完成於北宋真宗景德年間（公元一〇〇四——一〇〇七年），這時上距六祖惠能圓寂（公元七一三年）已近三百年，距初祖菩提達磨來華（五世紀七十年代）更有五百餘年之久，因而有不少語焉不詳的地方，總是給後人留下了缺憾；其次，大多數燈錄、語錄都屬南宗禪的「一家之言」，出於對宗脈的崇敬維護之情，它們中間不免有一些以訛傳訛、誇張失實之處，那些增益傳言的想像之辭總是讓後人生出疑竇。

因此，儘管人們還可以從史書、碑誌、筆記中再發掘一些禪宗史料，但單憑這些東西，是難以重建精確可靠的禪宗歷史的。

可是，本世紀以來，兩方面的文獻大發現一下子改變了過去史料匱乏或失真的情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況。一是敦煌禪宗典籍的問世，《楞伽師資記》、《傳法寶記》、《神會和尚遺集》及敦煌本《壇經》等等文獻的出世與研究，使早期禪宗史、禪宗南北之爭、荷澤一脈的歷史作用等過去燈錄中語焉不詳的問題逐步明朗化，使人們能夠比較清晰地勾勒出禪宗的歷史輪廓和演進脈絡；二是日本、中國、朝鮮陸續發現了一批湮沒多年久已失傳的禪書，像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分別在日本、中國發現的唐智炬撰《寶林傳》一殘卷，就為禪宗燈錄體例及資料的來龍去脈提供了一個線索。

而這裏要介紹的，本世紀初在朝鮮慶尚南道伽耶山海印寺發現的二十卷《祖堂集》，也是一部十分珍貴的早期南宗禪史籍，它在中國失傳已經近千年了。

「祖堂」本來指禪宗供奉宗祖及歷代祖師遺相及牌位的地方。禪宗雖提倡「自心頓悟」。但也很看重「一燈燃千燈」的師承，為禪宗寫史，亦須釐清祖師宗脈的統系，梳理燈燈相續的路向，所以禪宗史書或以「祖堂」、「祖庭」為名，或以「傳燈」、「廣燈」為題。

這部《祖堂集》共二十卷，便是五代南唐保大十年（公元九五二年）泉州招慶寺靜、筠二位禪師編集的南宗禪史，但它成書比最早以「燈」為名的《景德傳燈錄》要

早半個世紀。

關於靜、筠二禪師，我們實在不清楚，因為他們的生平事跡，沒有一星半點留傳下來，只是從《祖堂集》卷首的文澄禪師序中大約可以推斷，他們都是雪峰義存禪師（公元八二二——九〇八年）門下後裔，是住招慶寺的禪師。招慶寺在福建泉州，歷史上出過好幾個出名的禪師，像長慶慧稜（公元八五四——九三二年）、招慶道匡、招慶省澄（即文澄），想來靜、筠二人不是文澄的同輩就是他的弟子輩，應屬雪峰義存下第三代或第四代，也就是說，他們是南宗禪青原行思、石頭希遷、天皇道悟、龍潭崇信、德山宣鑒、雪峰義存一系的傳人。

在靜、筠二禪師編纂《祖堂集》時，禪宗已經進入了所謂「五家」時代，不僅神秀一系北宗禪已衰落，連對於開創南宗禪極為重要的荷澤神會一支也逐漸湮沒，這時興盛的是由青原行思（公元？——七四〇年）、石頭希遷（公元七〇〇——七九〇年）及南嶽懷讓（公元六七七——七四四年）、馬祖道一逐漸發展起來的兩大支，以及由這兩大支中再衍生出來的曹洞、臨濟、雲門、滄仰、法眼等五家。

靜、筠二禪師雖不在「五家」之內，但他們作為青原下七世（或八世）弟子，在

編《祖堂集》時自然按照他們的思路，重點記載了青原、南嶽兩支的情況，在《祖堂集》二十卷裏，除了卷一到卷三例行登錄佛祖、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及惠能各弟子外，卷四到卷十三，共以十卷篇幅詳細記載了青原以下石頭希遷等一百餘位禪師的事跡言論，卷十四到卷二十，共以七卷篇幅記載了南嶽以下馬祖道一等八十餘位禪師的事跡言論。

其中，除年代略晚的法眼宗開創者清涼文益（公元？——九四九年）外，這兩大支的重要人物包括曹洞宗創始人洞山良价、曹山本寂、臨濟宗創始人臨濟義玄、雲門宗創始人雲門文偃、滄仰宗創始人滄山靈祐、仰山慧寂的生平事跡言論，都記載在《祖堂集》裏。可以說，《祖堂集》比較系統地記載了五代以前的禪宗史跡，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南宗禪眼中的「禪宗史」。

儘管我們說它是「南宗禪眼中的『禪宗史』」但並不意味著它帶有很強的宗派偏見，至少，靜、筠二禪師在編纂時是很嚴謹細緻的。《祖堂集》許多章次前，都有「未睹行錄，不決始終」這樣的字樣，這反過來可以說明在編纂中，靜、筠二禪師是參閱了大量禪師行錄的，而這些行錄不僅在今天，甚至在宋代就已經看不到了。

在《祖堂集》許多章次末，都有「某某撰碑」這樣的記述，這又正好說明在編纂時靜、筠二禪師是看到不少碑文的，而這些碑文在宋代也許就失傳，在今天就更不見久了。所以，由於《祖堂集》參考了不少原始資料，它就具有了相當高的可信程度，能提供不少珍貴的歷史線索。

比如說，禪師的生卒年是我們確定禪宗活動時間的重要座標，而《祖堂集》所記載的二百多人中，就有四十五人有明確的生卒年，其中如龍潭如新（公元八九四——九三四年）、雙峰道允（公元七九八——八六八年）、慧目山玄昱（公元七八七——八六八年）、永泰靈瑞（公元七六〇——八二九年）、梵日大師（公元八一〇——八九九年）等人的生卒年，在《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書中就找不到。

又比如說，禪師的活動是我們研究禪宗史的基本資料，而《祖堂集》裏記載的不少禪師事跡與言論，就在其他禪書中失載或誤載。像著名的百丈與馬祖關於「野鴨子」的問答，《景德傳燈錄》不載，《五燈會元》、《古尊宿語錄》以下均以百丈為百丈懷海禪師並以此事為百丈懷海悟道的契機，但據《祖堂集》卷十五《五洩和尚》一節，這百丈乃是百丈惟政，很可能是懷海名聲顯赫，後人才張冠李戴。

又像前面提到的永泰靈瑞，在《景德傳燈錄》中僅有一個名字在目錄中，在《五燈會元》中也同樣如此，但同書卷四又突然登錄了他的三個弟子（上林戒靈、秘魔巖和尚、祇林和尚），以至於法脈有尾無頭，空缺一環。而在《祖堂集》中卻有完整的記載在。

又像雲門宗創始者文偃禪師的《十二時歌》，在《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宋高僧傳》中都不見記載，連收錄頗全的《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也只有殘缺簡略的片斷，但在《祖堂集》中卻收錄得很完整。

當然，最引人注意的，是《祖堂集》卷五《大顛和尚》中載錄的韓愈與大顛的不少對話，這些《景德傳燈錄》等不載的對話為「儒學大師韓愈是否受到禪宗影響」、「堅決關佛的鬥士韓愈是否也有親佛傾向」等一直聚訟不已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時代較早的證據，給唐宋之際思想變遷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

可是，宋代人修纂禪宗燈錄時，似乎並沒有看到《祖堂集》，也許是它流傳不廣的緣故，據日本學者柳田聖山的研究，北宋時期的大量佛學著作中，只有兩三處提到過它，景祐元年（公元一〇三四年）成書的《崇文總目》子部中也只登錄了一個只有

一卷的《祖堂集》，這說明《祖堂集》在北宋已經十分罕見，而此後近一千年中，《祖堂集》更是湮沒如石沉大海，在中國失蹤。直到本世紀初敦煌文獻出土後，日本佛學界爲重編大藏經而進行廣泛調查時，才由《大藏經》編集者之一小野玄妙在朝鮮海印寺發現了這部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都不曾聽說的禪宗史書。

據日本學者的分析，它可能是被在中國留學的朝鮮禪師抄回去的，後來略爲增益，於高麗高宗三十二年（公元一二四五年）作爲高麗版大藏經的附錄被刊刻出來，這才使得《祖堂集》沒有湮滅失傳，於千年之後又重新面世。

禪宗尤其是惠能以下的南宗禪宗，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極其鉅大。我們知道，早期禪宗如菩提達磨以「二入四行」，提倡通過「禪定」與「修行」的方法來克服「客塵妄覆」，恢復「同一真性」，畢竟還保留了很濃厚的印度禪學色彩，並未完全肯認人的心靈自由（參見《楞伽師資記》）；四祖道信的「擇地開居、營宇立像」、五祖弘忍的「念佛名令淨心」（《傳法寶記》）以及神秀的「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楞伽師資記》）也還是給外在的誦經行善、內在的艱苦修煉以重要的地位，並不能達到「自由無礙」的境界，雖然他們也認爲「或可諦看心，即得明淨」，

但仍要「不得懈怠，努力努力」，仍需「一年」或「三五年」的時間（《楞伽師資記》引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

但是，到了惠能以後，簡捷方便的「頓悟」代替了艱辛繁複的「漸修」，內在的心性自覺取代了外在的行爲約束，自心是佛的個性凸出取代了尊佛敬祖的權威崇拜。於是，使禪宗擺脫了印度禪學的舊格局，成了中國式的人生藝術與哲學，特別是在石頭希遷、馬祖道一時代，也就是唐代安史之亂結束進入中唐的時代，這種更爲瀟灑自由的人生解脫論逐漸蔓延開來。《祖堂集》卷四曾記載了青原行思（靖居行思）與石頭希遷的對話。

思和尚問：「你已是受戒了也，還聽律也無？」

（希遷）對曰：「不用聽律。」

思曰：「還念戒也無？」

對曰：「亦不用念戒。」

既不聽律，也不念戒，只需反觀體驗自己清淨無垢的心靈，依著這心靈自由地生存，這就使禪宗解脫了束縛，並向世俗自由邁了一大步。《景德傳燈錄》卷六又記載馬祖

道的一段問答：

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

師云：「爲止小兒啼。」

僧云：「啼止後如何？」

師云：「非心非佛。」

本來，「即心即佛」是禪宗的命題之一，《五燈會元》卷二記韶州法海見六祖時即問過「即心即佛」，《祖堂集》卷三司空山本淨答中使楊光庭問時也說過「即心是佛」，這大概是南宗禪初期的思想，其本意也是把外在的佛祖崇敬轉化爲內在心性自覺。可是到了馬祖道一這裏，卻把它看作是啓迪人悟入的第一步，只是爲哄小兒止啼的權宜方便，而一旦真正悟入，則要「非心非佛」突破一切障礙，這就更突現了人的自由與尊嚴，爲人的藝術人生開闢了一條新路。

據我們的研究，這一思想至少在東寺如會的再三強調（見《祖堂集》卷十五）、南陽慧忠的大力表彰（同上卷三）、惟寬、懷暉等馬祖弟子成功入京，使「法門大啓，傳千百燈」（《宋高僧傳》卷九）之後，就成了禪宗思想的主旋律，也開創了南宗禪

的輝煌時代。

而這一輝煌時代，也就是中晚唐至五代，正是《祖堂集》所記載的這個時代，通過《祖堂集》，讀者不僅可以看到禪宗逐漸興盛的史跡，也可以看到禪學逐漸中國化，成爲中國文化基因的歷程，還能看到禪宗逐漸擺脫舊禪學對身心的雙重束縛，轉而開創活潑靈動、富於詩意的新禪學的路向。

這部《祖堂集》是以史傳的形式編纂的，這一點與後來的燈錄大體相似，因而我在總數二百多位人物中挑選了二十九位供讀者閱讀。我在挑選時並沒有以《祖堂集》的史料價值爲依據，因爲這樣做太專業化了，而是按照禪宗史的脈絡，把菩提達磨以下尤其是惠能以下重要的禪師挑選出來供讀者閱讀，也許這樣能使閱讀者對禪宗史的一般線索有所了解。

這部《祖堂集》的各個人物傳中，記載了大量的問答與演說，這是禪思想的最重要資料，和其他燈錄一樣，這些問答與演說裏蘊含了精深的佛理和巧妙的玄機，表面上看來似乎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但仔細體驗卻充滿了智慧與巧思。

但是，古今懸隔，時代久遠，這些話語對於現代的讀者也許已有隔膜，特別是《祖

《堂集》中有大量的俗字俗語，這些唐五代人的「白話」對於今天的讀者似乎比「文言」更難懂。因此，我在注釋中除了解釋必要的歷史事項和語詞之外，也比較詳細地對佛教禪宗用的術語、禪師機鋒中的意蘊進行了注解與闡釋，這部分注釋引述了一些資料、解說了一些思想，可能會比較繁瑣，也可能略嫌專門，但我相信它對讀者了解禪宗思想及發展會有裨益的。

這部《祖堂集》採譯文與原典相互對照的方式，爲了使讀者順利閱讀，我在譯文中採取的是「直譯」和「意譯」相結合的辦法，不少地方都絞盡腦汁，生怕破壞了禪師話語的風趣、幽默、簡潔與機智，可是，禪語裏太多的機鋒和術語使譯文總是不能完成它傳達的任務。

於是我懇請讀者若有時間與興趣，還是去讀後面附的原文與注釋，因爲再好的譯文對於原文也是一次「損傷」，否則，爲什麼《宋高僧傳》卷一要說「譯」是「易」呢？因爲凡文字一經翻譯，必然有了變易。



1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和尚

譯文

禪宗西土第二十八代祖師、東土第一代祖師菩提達磨和尚，本是南天竺國（今印度南部）香至大王的三太子，從般若多羅那裏學到了無上正法。

他泛海東來，經歷三個春秋，在南朝梁武帝普通八年（公元五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才到達廣州，受到刺史蕭昂的歡迎，蕭昂把達磨的消息報告了梁武帝，十月一日，達磨也來到梁的京城上元，梁武帝親自駕車迎接，並請達磨到皇宮中去居住。

當時，誌公大師正在監修高座寺，他對寺主靈觀說：「你名叫靈觀，你真的能靈觀嗎？」

靈觀說：「我不太懂你的意思，請你明白地指示。」

誌公說：「有一個大乘菩薩從西天到中國來了。你如果不信，就聽我下面這首識語，將來會一一應驗的。識語是：『仰觀兩扇，低腰捻鉤。九鳥射盡，唯有一頭。至

則不久，要假須刀。逢龍不住，過水則逃。」於是靈觀就把這首讖語用紙記了下來。

梁武帝見到達磨，就問達磨：「敢問佛法最精妙的義旨是什麼？」

達磨回答說：「一片空無，沒有什麼聖人，也沒有什麼最精妙的義旨。」

梁武帝又問：「那麼面對我的是誰？」

達磨回答：「不認識。」

梁武帝又問：「自我登基當天子以來，度人爲僧，修建佛寺，抄寫經文，塑造佛像，這一切有什麼功勞善德？」

達磨回答：「沒有功勞也沒有善德。」

梁武帝追問：「爲什麼沒有功勞善德？」

達磨回答道：「這些都只是人天的福報，雖然遵循五戒十善，但煩惱業因生死因果依然沒有消除，它們仍然如影隨形在人心，縱然有些行善的修持，但這終究不能達到徹底無礙的涅槃境界。」

梁武帝再追問：「那麼依你的看法，什麼才算真正的功勞善德？」

達磨說道：「清淨無垢、圓滿玄妙的智慧，空寂無爲、無凡無聖的心靈，這樣的

境界是不可以在世俗的行爲中求得的。」

梁武帝不能理解達磨的話，於是變了臉色一言不發。達磨心下明白話不契機，無法宣教，便於十月十九日悄悄渡江北上了魏國。

第二天，誌公得知達磨到來便到梁武帝那裏詢問：「我聽說西天有和尚來，現在在哪裏？」梁武帝說：「昨天剛剛送過江北。」

誌公便說：「陛下，你真是見而不見，逢而不逢啊！」

梁武帝很詫異，就問：「他到底是什麼人？」

誌公回答說：「這正是來傳授佛陀心法的觀音大士呀！」

梁武帝便大爲後悔，連聲嘆息：「見而不見，逢而不逢！」於是派中使趙光文去追達磨。

誌公勸阻說：「算了，不要說趙光文一個人，就是派全國人也追不回来的。」

達磨到了洛陽，遇到一個僧人，這個僧人叫神光，以前在洛陽一帶講老子、莊子之學，年紀已四十開外。神光遇到達磨後，便拜達磨爲師，一同到了少林寺。神光每向達磨請教，達磨都不說話，他嘆息道：「古人爲了求得佛法真諦，敢於敲骨取髓，

刺血畫像，布髮掩泥，投崖餓虎，古人尙且有如此犧牲精神，我爲什麼不能捨棄一切？」

在大和十年（一說正光元年即公元五二〇年）十二月九日，爲了求得佛法真諦，他站在大雪之中整整一夜，雪都掩到了他的腰際，天亮後，達磨見他便問：「你在雪中站立一夜，難道有什麼要求的嗎？」

神光流淚說道：「只是希望大師像甘露一樣普灑大衆，廣開法門，救度衆生。」

達磨便試探說：「諸佛爲得無上正法經歷了長久的修行生涯，你只是以自家的心願，小小的苦難就想獲得偉大精深的佛法，未免是癡心妄想吧？」

神光一聽這話，便取來快刀一下子將自己的左臂砍下，放在達磨面前，達磨大爲感動，便對神光說：「諸佛祖及菩薩爲了尋求佛法真諦，毫不顧惜身體乃至性命，你如今雖然只是捨棄左臂，卻也算很有求法的精神了。」於是便將神光的法號改爲慧可。

慧可對達磨說：「請和尚爲我安心。」

達磨說：「你把『心』拿來我就替你安心。」

慧可說：「我找不到自己的心。」

達磨便說：「能找得到的，拿得出來的，還能叫做是『心』嗎？如今我已經給你安心了。」

他又對慧可說：「我已經給你安心完畢，你看見了沒有？」

慧可一聽，頓時大悟，便對達磨說：「到今天我才明白一切現象本來都是空幻假相，到今天我才明白智慧覺悟就在自家心靈之中，所以菩薩心不起念，就已具足了一切智，心念不動就是解脫彼岸。」

達磨點頭道：「正是如此！正是如此！」

慧可又問道：「和尚的這一精妙佛法有文字記錄嗎？」

達磨說道：「我的佛法是以心傳心，不用文字的。」

原典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①和尚者，南天竺國香至大王第三太子也，得般若多羅^②法。

達磨和尚泛海東來，經于三載，梁普通八年丁未之歲^③九月二十一日至於廣州上船，刺史蕭昂出迎，奏聞梁帝，十月一日而至上元^④，武帝親駕車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

是時，志公和尚^⑤監修高座寺，彼謂寺主僧靈觀曰：「汝名靈觀，實靈觀不？」

靈觀曰：「唯願和尚指示。」

志公曰：「從西天有大乘菩薩而入此國，汝若不信，聽吾識曰：『仰觀兩扇^⑥，低腰捻鉤^⑦，九鳥射盡^⑧，唯有一頭^⑨，至則不久^⑩，要假須刀^⑪，逢龍不住^⑫，過水則逃^⑬』。」爾時，靈觀則以紙筆錄于記之。

爾時，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

師曰：「不識^⑭。」

又問：「朕自登九五^⑮以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

師曰：「無功德^⑯。」

帝曰：「何以無功德？」

師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善因，非是實相^⑰。」

武帝問：「如何是實功德？」

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武帝不了達磨所言，變容不言。達磨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機不契，則潛過江北入于魏邦。

志公特至帝所問曰：「我聞西天僧至，今在何所？」梁武帝曰：「昨日送過江向魏。」

志公云：「陛下見之不見，逢之不逢。」

梁武帝問：「此是何人？」

志公對曰：「此是傳佛心印觀音大士。」

武帝乃恨之曰：「見之不見，逢之不逢。」即發中使趙光文往彼取之。

志公云：「非但趙光文一人，闔國取亦不迴。」

大師自到東京，有一僧名神光，昔在洛中，久傳莊老，年逾四十，得遇大師，禮事爲師。從至少林寺，每問於師，師並不言說。又自嘆曰：「古人求法，敲骨取髓，刺血圖像，布髮掩泥，投崖餉虎，古尚如此，我何惜焉？」

時大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爲求法故，立經于夜，雪乃齊腰，天明，師見問曰：

「汝在雪中立，有如何所求耶？」

神光悲啼泣淚而言：「唯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

師云：「諸佛無上菩提遠劫修行，汝以小意而求大法，終不能得。」

神光聞是語已，則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語神光云：「諸佛菩薩求法，不以身爲身，不以命爲命，汝雖斷臂求法，亦可在。」遂改神光名爲慧可。

又問：「請和尚安心。」

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心。」

進曰：「覓心了不可得。」

師曰：「覓得豈是汝心？與汝安心竟！」

達摩語慧可曰：「爲汝安心竟，汝今見不？」

慧可言下大悟，慧可白和尚：「今日乃知一切諸法本來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遠，是故菩薩不動念而至薩般若海，不動念而登涅槃岸。」

師云：「如是如是。」

慧可進曰：「和尚此法有文字記錄不？」